



流行歌曲同名小说

人...再来

有那么一首歌如一缕和煦的阳光，曾让人们的生命升华；
有那么一首歌像一滴温润的泉水，曾拯救过人们干涸的心灵；
与歌曲有关的爱情，与爱情有关的小説，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肖晨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流行歌曲同名小说

从哪儿来

有那么一首歌如一缕和煦的阳光，曾让人们的生命升华；
有那么一首歌像一滴温润的泉水，曾拯救过人们干涸的心灵；
与歌曲有关的爱情，与爱情有关的小説，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肖晨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头再来 / 肖晨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1

(流行歌曲同名小说)

ISBN 978 - 7 - 5438 - 7076 - 5

I. ①从… II. ①肖… III. ①小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498 号

从头再来

肖晨 主编

出版人: 李建国

出版策划: 袁伟

责任编辑: 夏新军

特邀编辑: 刘正权

装帧设计: 胡霞辉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7076 - 5

定 价: 25.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辑 笑看风云

少年不知道站立的感觉，更不知道行走和奔跑的速度。少年的腿是柔软的，细若芦柴，伸手可握。老杜常常握着他的腿说，可怜的娃啊！少年听了，咧嘴一笑，又俯下身子，整理一堆零钱去了。他数得很仔细，几枚硬币被他敲打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光辉岁月 ※ 秦俑	001
快乐老家 ※ 谢志强	004
每个人都是第一名 ※ 刘正权	006
天大地大 ※ 周海亮	010
笑看风云 ※ 肖晨	013
少年壮志不言愁 ※ 蔡楠	016
活着 ※ 陈永林	019
我要幸福 ※ 余显斌	022
直到永远 ※ 厉周吉	025
男儿当自强 ※ 姚讲	028
心的方向 ※ 包利民	031
梦醒时分 ※ 符浩勇	034
勇敢的心 ※ 临川柴子	037
我们一直都在 ※ 高军	040
舞台 ※ 陈力娇	043
天意 ※ 殷茹	046





第二辑 海阔天空

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摇摆着，如同兰草的心一样恍惚，屋子里更加空旷了。兰草望着这个崭新而陌生的家，她想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点记忆。可时光却无法停留，岁月从她的门前走过时，拐了一下弯，她的记忆只有两岁时的那个黄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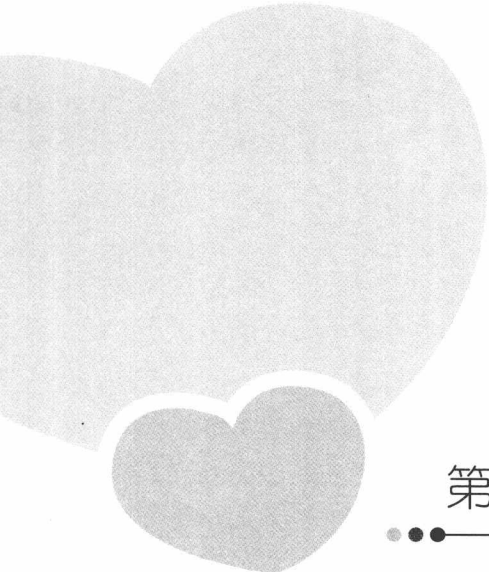
自由飞翔 ※ 蔡楠	050
榜样 ※ 秦佣	053
梦想之城 ※ 周波	056
步步高 ※ 谢志强	059
红日 ※ 陈永林	062
终点 ※ 周海亮	065
梦开始的原点 ※ 包利民	068
在路上 ※ 陈力娇	071
踢踢踏踏 ※ 唐丽妮	074
明天会更好 ※ 厉周吉	078
打工行 ※ 朱雅娟	081
相信自己 ※ 朱道能	084
小草 ※ 张格娟	088
海阔天空 ※ 杨彩霞	091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 陪心情散步	094
我爱北京天安门 ※ 刘怀远	097
野百合也有春天 ※ 非花非雾	100
我很好 ※ 夜侵城	103

第三辑 飞得更高

听完之后，辛姐说，失业了不要紧，我们还有手和脚，明天我们一起去人才交流中心找工作。范青说，我不想找了。找工作不如找老公，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辛姐吃惊地看着范青，说，小青，这话你当玩笑说说可以，可不能当真啊！女人嫁得再好，也不如自己干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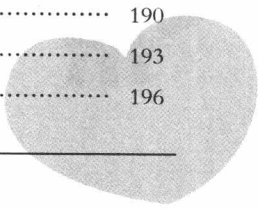
我是一只小小鸟 ※ 刘勇	107
北京欢迎你 ※ 立夏	110
拼才会赢 ※ 天空的天	113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 朱雅娟	116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 马立坤	119
敢问路在何方 ※ 金波	122
飞得更高 ※ 段淑芳	125
隐形的翅膀 ※ 杨彩霞	128
掌声响起来 ※ 廖玉群	131
阳光总在风雨后 ※ 朱道能	134
奔跑 ※ 崔立	137
挥着翅膀的女孩 ※ 闫玲月	140
十八岁的天空 ※ 谢素军	143
我的未来不是梦 ※ 武勇坤	146
大海啊，我的故乡 ※ 孙玉亮	149
蜗牛 ※ 海棠依旧	152
执著 ※ 王国军	155
怒放的生命 ※ 远山	158



第四辑 相信自己

房东管我叫“402”，在深圳这个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外地人涌进来的城市，平凡得近乎渺小的我，在她的脑子里，自然而然地就抽象化成为一个简简单单的门牌号——数字当然要好记得多，她在这个城市有两幢六层楼的房子，600多个来自外地的租客支撑起她在这个城市的骄傲，每天的入账还算不过来，谁会记得住在四楼的这个人是张三还是李四？

相信自己 ※ 天空的天	162
潇洒走一回 ※ 刘万里	165
明天会更好 ※ 贾淑玲	167
起程 ※ 徐成龙	170
怒放的生命 ※ 苏丽梅	173
阳光总在风雨后 ※ 朱莲花	176
好运来 ※ 吴明华	179
放心去飞 ※ 陈晓真	182
启程 ※ 翟桂平	185
风雨无阻 ※ 谢素军	187
追风少年 ※ 欧阳洁	190
英雄 ※ 金波	193
年轻无极限 ※ 齐林	196



光辉岁月

•秦儒

“我想过，但我得顾及自己的团队，而且，你可能体会不到那种站在舞台上，像是要飞起来的感觉——是你们吗？你们的尖叫在哪里？”她突然用甜甜的带有港台腔调的话向我模拟起了在舞台上与观众的互动。

——题记

这是“心灵花园”心理咨询室接到的一笔特殊的外单业务。顾客以电话方式预约，来电显示是外地号码，预约时间为周五下午四点，并且没有留下姓名、住址或联系方式，只告诉我说对方是另外一位中年女性，到时间会有车过来接我。

周五下午三点半的时候，车子来了。一个墨镜男翻了翻相关资料，然后让我签署他带过来的《保密协议》。协议约定：如果由于乙方（咨询师）原因造成信息泄露，要被追加不少于100万的名誉赔偿。为客户保密本来就是心理咨询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这个100万的数字不免让我内心忐忑。接下来，车子径直开到了S市唯一的五星级宾馆。一路上我都在心里嘀咕着，这个神秘女子到底是何等的一个人物呢？

墨镜男和司机相继回避，豪华套房里只剩下她和我。脸是看不到的，她坐在屏风后面。我先作了自我介绍，她小心地回应着，很快便切入了正题。她说：

“我发现自己可能不太习惯现在的生活，虽然这是我过去非常渴望的！”

第一辑 笑看风云

流行歌曲同名小说

001

“过去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样？”我有些奇怪，因为她的声音猛一听竟有些耳熟。

“以前……”她沉吟着，“怎么说呢，有很多人会关注我，经常会冒出这样那样的莫明传闻，要与各种喜欢不喜欢的男人打交道，要出席各类想去不想去的活动……每天都化不同的妆容，扮相同的笑脸，从不敢光明正大地出门，逛商场也跟做贼似的，连陪亲人、会朋友都要小心翼翼……”

“如果这是您的职业需要，也挺正常的！”我掩饰住内心的好奇，脑海里飞速地运转着：她是演员？歌手？名导演？主持人？奥运冠军？网络红人？……

“我几乎没有自由，也无所谓个人隐私，那时的我，只想拥有一方属于自己的空间。但是现在，我开始怀念那些光怪陆离的日子，那些鲜花和掌声，那些尖叫和呐喊，甚至那些令人反胃的绯闻……我厌恶它们，但又需要它们，失去这些，我的心里会变得空荡荡的……”她幽幽地叹了口气，仿佛久久地沉浸于过往的回忆里。

“我觉得您可能需要接受定期的心理辅导！”我肯定曾经听到过她的声音，而且越听越熟悉。

“我的团队本来有一位专职的心理辅导师，不过这一段时间他请了假。不瞒你说，我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一度好几个月都没法正常工作！”她像是喝了一口水，接着说，“我知道你也帮不了我，就是想有一个不相干的人和我说话，这样会让我在工作之前变得轻松一点！”

“如果这份工作确实影响到您的健康，为什么不考虑放弃呢？”我尽量让自己不去揣测这个熟悉的声音到底是谁，要知道，我现在是一名正在工作中的心理咨询师。

“我想过，但我得顾及自己的团队，而且，你可能体会不到那种站在舞台上，像是要飞起来的感觉——是你们吗？你们的尖叫在哪里？”她突然用甜甜的带有港台腔调的话向我模拟起了在舞台上与观众的互动。

“你是……”我差点儿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这句招牌式的问好让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真的是你吗？我可是你的铁杆崇拜者！”

“对不起，你可能认错人了！”她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有这样的举动。



“一定是你，我听得出你的声音！”我兴奋地说，“我从小就喜欢听你的歌，你一直都是我的偶像，而且，我去听过你的现场，还珍藏着一盒有你签名的磁带……”我激动起来，甚至说出了她的成名作品，是一首在十多年前非常流行的老歌。

“你真的认错人了！”她慌乱地说，“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吧！”

我几乎是被那个墨镜男从房间里轰出来的。我承认，我当时肯定很失态。我虽然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粉丝”，但我算不上是一名合格的、至少算不上是一名优秀的心理咨询师。

第二天上午，我意外地收到了一束鲜花。送花的小女孩告诉我，是住在五星级宾馆的一位女客人让她送的，说要向我表示感谢。而当天《S市晚报》娱乐版一条不起眼的消息也证实了我的猜测：就是她，她受邀到S市一个比较有名的酒吧友情演出。据说那天到场的观众并不是太多，但她唱得特别用心。她唱的是《光辉岁月》：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快乐老家

●谢志强

这么多年了，我仍能清晰地记得，仿佛那个梦真实地发生过。我常听见，世俗的喧嚣，繁忙的短暂的空隙里，那个老汉的招呼：跟我来。这就像那首歌曲唱的，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

——题记

绝望之中，我看见沙包的背后走过来一个老汉。

他说：跟我来！

我说：我渴坏了！

他取下腰间挂着的羊皮水袋。我接过来，咕嘟咕嘟地喝开了，仿佛在茫茫大漠上碰上了我想象中的水井。他似乎知道我在这儿兜转迷了路，我抹抹嘴，真痛快。

他说：跟我来！

我的心又向往着已寻找数日的珍宝了。我说，我还有要紧的事情，办成了我会追上来的，你稍等。我顾不得老汉的存在，我又开始在这片古城堡的废墟里摸索。汗像小虫一样在我面颊、背脊上蠕动，我却一门心思挥着坎土曼东刨西刨。我的肚子咕噜响起来。我想起我已经断水断粮整整两天了。



他说：跟我来！

我发现他在离我十米的地方伫立着。这个老汉，看来也是探宝的角色，他好像监视着我，一旦有了成效再采取行动。

我说：我饿得不行了！

他从褡裢里取出一个馕。我接过来，一阵狼吞虎咽后，肚子实在了。

他说：跟我来！

我想：这个狡猾的老汉，大概看出有了门道，想设法将我诱开。

我说：你先走，我找一样东西，我会跟上去的。

我又忘了老汉的存在。不知挖了多久，反正太阳像火盆一样吊在我的头顶，我手里的坎土曼突然触着一个铁罐，我本能的警戒起来，四下里张望，没有了老汉的影子。这当儿，我又饥又饿。我绕遍附近的几个沙包，寻找那个神秘的老汉，根本没有他的身影。我又恢复到老汉出现前的心情，希望离开这个荒无人烟的沙漠。我竟然忽视了老汉的去向，他说跟我来，我怎么就没问他往哪儿走呢？我合掌罩在嘴上，毫无方向地喊：我——来——啦！

我多么期望那个老汉绕过沙包出现，说：跟我来！

可是，我的呼唤像一滴水消失在无垠的沙漠中了。四面，除了一个一个巨浪一般的沙包，没有丝毫回音。

我绝望了。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我懊悔地哭起来，自语：这下，我该怎么办？我不知往哪里走了。

这是我二十年前的一个梦，做梦的地点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农场——那是沙漠的一片绿洲。这么多年了，我仍能清晰地记得，仿佛那个梦真实地发生过。我常听见——世俗的喧嚣，繁忙的短暂的空隙里——那个老汉的招呼：跟我来！这就像那首歌曲唱的，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它近在心灵却远在天涯，我所有一切都只为找到它，哪怕付出忧伤代价，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

我想：那是一个真实的声音，我能听出。我知道，我已渐渐地跟上他走了。因为，我觉察我忙乎的事情差点走失了我——一种虚幻的迷途。倒是那个老汉的声音穿越时越发真实了。

每个人都是第一名

●刘正权

“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每个人……”间或有路人匆匆缩着脖子走过，没人往她面前的纸箱里投上一枚硬币，大家都目不斜视。这样的场景大家都熟视无睹，麻木了！

——题记

我不是一个喜欢夸大自己痛苦的人，但这会儿，我确实有了轻生的念头！

什么原因就懒得多说了，一个将死的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已没了什么实在的意义。

想死得无牵无挂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所以我多少还是有点心事重重的，以至于撞了人也没有发觉。

虽说我是一个将死的人，但疼的感觉还是有的，疼了就要骂人，这是我的一贯作风。所以我很不淑女地骂了一句粗话，他妈的，没长眼睛啊！

奇怪，挨了骂没半点回应，这人的涵养够好的，将死之时还能碰上个涵养好的人，难得！抬起头，我非常专注地望了那个撞我的人一眼。

就一眼，我的嘴巴合不拢了，同样的，骂出去的话也收不回了！

真是一个没长眼睛的人，当然，这话在爱抬杠的人眼里是经不起推敲的。应该这样说，是个盲人，而且是个盲得让人心疼的人！



双目失明也就罢了，两腿也空荡荡地坐在轮椅上，那轮椅是特制的，面前搁了一架电子琴，琴上架一麦克风，音箱就放在本该属于搁她双腿的踏板上！

很年轻的一个姑娘，如果双腿健全的话，应该可以用珠圆玉润来形容的！如果双目有神的话，应该可以用秋水盈盈来比喻的！

“如果”这会儿在姑娘身上是显得很残酷的一个词，我不禁叹了口气。

姑娘转了一下头，冲远处喊，妈妈，有人来了，我该演出了！

演出，一个人一架琴一个麦克风也叫演出？我哑然失笑。

一个中年女人小碎步跑了过来，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人呢，在哪儿？她把张饱经风霜摧残的脸四处巡视了一遍后小声嘀咕了这么一句。

我，不是人吗？这念头吓了我一跳，将死跟已死能成恒等吗？真是的！

可能看出我脸色不对劲，女人冲姑娘耳边悄声说了一句，等会吧，看演出的人还没来呢！

是的，看这样演出的人，应该是一帮有闲心同情别人的老头老太们，我不属于这样的人群。

打从晓事起，我就没施舍过别人一分钱，凭什么啊？我还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呢？

可谁同情过我啊！

风更大了，天气冷得足以让人心里开裂呢，这样的天气，有人来看这种所谓的演出？鬼才相信！

在没成为鬼之前，我更不相信！

姑娘在风中支起了耳朵，似乎在听有没有由远而近的脚步声。

显然是没有，姑娘有点失望，咬了咬唇又搓了搓手，还是启动电源，按动了键盘。

嘴一张，居然是刘德华在北京残奥会上的主打歌曲《每个人都是第一名》。

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每个人……间或有路人匆匆缩着脖子走过，没人往她面前的纸箱里投上一枚硬币，大家都目不斜视。这样的场景大家都熟视无睹，麻木了！

女人在姑娘身后跺了会脚，忽然俯耳冲姑娘说了句什么，人就消失在楼后

转弯处。不到两分钟，女人出现了，穿一双笨重的大头靴，一步三摇过来，冲姑娘面前纸箱丢了两个一元的硬币，再一步三摇地走开。

一首歌唱完，女人刚好回到姑娘身边，装作一腔惊喜对姑娘说，闺女，有人捐了钱呢！完了故意把两个硬币在盒子里摇得叮叮响。

姑娘的脸上有了笑意，那我再唱啊！

于是又开了腔，女人间或又俯耳冲姑娘耳语一句，在楼后转弯消失一会儿，再出现时脚上换成老棉靴，踢踢踏踏过来，丢两个硬币后，踢踢踏踏又走开。

玩什么把戏呢？这是！

周而复始下来，我醒悟过来了，原来做娘的冒充观众给女儿鼓励呢！

是怎样一个人的演出啊！我的眼里忽然生涩起来，捏了捏口袋里最后一张百元钞票，走上前，轻轻把它丢了进去！

本来，我打算用它开两瓶安定再买上一瓶饮料和一盘熟食来结束自己生命的！

女人这时候刚好去换鞋了，想了想，我冲姑娘说了一句，谢谢你，以这样一个人的演出送我上路！

姑娘的手一下子僵住了，上路？怎么，你不是我娘？

我怔了一下，你知道你娘做过什么？

知道！姑娘的鼻子抽泣了一下，为了让我不至于对生命绝望，她配合我作了这次演出！见我没吭声，姑娘又接上一句，娘借口肚子坏了上厕所，换了鞋走来丢钱呢！

你能分辨出娘的脚步声？我有点不相信地问她。

能啊，娘的脚步声变了，可娘的气息没变啊！她歪着头冲我站的位置补充说。

娘的气息？我也是做娘的呢，只是我的孩子以后分辨不了娘的气息了！轻轻拍了一下姑娘红肿的小手，嘘口气，我转过了身子。

我是在走出老远听到后面有人在叫喊的，一回头，那个女人正气喘吁吁赶上来，手里攥着一张百元的钞票。

什么事？我问她。

她把钞票塞给我，深深鞠了一躬说，谢谢大妹子的配合！



配合，我有吗？我一脸疑惑地看着那个女人。

是您的慷慨解囊，让我女儿的生命得到嫁接！女人抹了把泪。

生命得到嫁接？我愈发不懂了。

女儿出门时说过，如果这次演出没一个人捐钱的话，她就没活下去的勇气了！女人的泪一下子蹿了出来。

我捏着那张钞票站在那儿，忽然没了迈近死亡的勇气。

死亡才是一个人的演出呢？我可不想在死亡上成为第一名。

天大地大

●周海亮

夜里老杜捏着少年柔软的腿，说，给我当儿子吧！少年就笑了，抬起头，说，爹！老杜也笑。老杜把郑少秋那首《天大地大》的歌曲说成话，很激昂：天大地大何处都是家，大江南北，什么都不怕。往下他没有再说。他看一眼窗外，天很蓝……

——题记

少年骨瘦如柴，硕大的脑袋上，几乎仅剩两只眼睛。两只眼睛间隔很宽，中间塞得下一只拳头。他趴伏在地上，面前放一个破旧的、写着红色“奖”字的搪瓷茶缸。那茶缸跟随老杜多年，立下过汗马功劳。

少年不知道站立的感觉，更不知道行走和奔跑的速度。少年的腿是柔软的，细若芦柴，伸手可握。老杜常常握着他的腿说，可怜的娃啊！少年听了，咧嘴一笑，又俯下身子，整理一堆零钱去了。他数得很仔细，几枚硬币被他敲打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少年生来就像一条鱼。他有两条腿，可是他的腿总是拖在地上。将两腿抓起，便可以任意搭上身体的任意部位：腋窝、肩膀、头顶、甚至后脑勺。小时候他常常表演给他的伙伴们看，给村子里的大人们看，给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大叔大妈们看。他的表演新奇并且刺激，常常赢得一片赞叹和糖果面包等奖励。后来

